

苦瓜 ■ 安徽肥西 查鸿林

舒畅一出生就被人遗弃了，遗弃的地点是镇供销社仓库大门屋檐下。那天，几十年都住在供销社隔壁的张德民老夫夫妻，一大早就听到婴儿的啼哭声，一声高过一声，60多岁的老夫夫妻赶紧循着声音找过去，就发现了舒畅躺在一个竹篮子里。一生无儿无女的老夫妻俩把孩子拎到供销社办公室，供销社主任大发雷霆：“你不是给我找事吗？谁叫你送到这里来的，出了问题就你们俩负责。”老夫夫妻无奈，只好转身把孩子又拎回家中。左邻右舍知道了也跑过来看热闹，掀开毛毯一看，还是个男孩。老夫夫妻说自己先养着，谁家境好想领去养我们也给。这一养，就养了十几年。

舒畅原先不叫舒畅，养父喜欢种苦瓜，每年都能给家里生活补贴不少，所以就给他起个名字叫苦瓜，寓意是年年有个好收成，生活有个好奔头。后来上学报名，养父乞求老师给他取个好名字，以保日后顺顺当当，才叫舒畅。舒畅上小学时，小伙伴们经常问他：“你家爸爸妈妈怎么看起来像爷爷奶奶？”舒畅看他们一眼，也不说话。回到家，他有心坐在父母亲对面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们，他们额头上沟壑般的皱纹，花白的头发，不仅没使舒畅嫌弃，倒使舒畅生起几分怜悯之心，那时他就发誓要替养父母承担起家庭的重任。

他自小就跟着养父学种苦瓜，不光学还用心思。他看到养父把老了的苦瓜籽做种，就想到要留中期瓜大的那个；他看到养父用温水泡籽，就经常把籽外边的粘物洗去，好让籽尽快发芽；到了搭架让它攀援时，养父只是随意放上几根树枝，他却用心工整地搭高架，通风透气有阳光；防病虫害时，养父总是等发现虫害才施药，他琢磨是该在花期后就用药。在舒畅的精心料理下，苦瓜长势更好，结的瓜更多更大。养父母看着聪明伶俐和一片孝心的舒畅，脸上笑开了花。

幸福的时光总是好景不长。舒畅初中毕业那年，80岁的养父母一病不起，一年时间，老夫夫妻先后驾鹤西去，孝顺的舒畅虽没能给他们养老，却为他们尽孝送终。此后，十五岁的舒畅迈上了独立生活之路，在镇粮站、供销社、车站、码头的货运人群中，经常看到舒畅的身影。这世上好心人也多。居委会主任对舒畅的身世非常了解，她极富同情心，看到舒畅时总嘘寒问暖。在舒畅18岁那年，经居委会主任的极力举荐，舒畅进入了新组建的镇搬运站，属于交通部门的下属单位，好歹也算有个工作。舒畅真心实意给主任送去两瓶酒两

条烟也被退了回来。

舒畅的师傅看这小子聪明能干，很是喜欢。有年端午，师傅邀请舒畅去他家吃饭，席间，他认识了师傅如花似玉的女儿金花，舒畅动了心，仅几秒钟，舒畅就警告自己，收回念想。这次邂逅，虽说舒畅压制自己心中的欢喜，可心思却飘出灵魂一半。世间是有缘分的。就这不经意的一面，金花也喜欢上了舒畅。经常寻着各种理由去父亲单位，和舒畅也就有了共言的机会。久而久之，这对年轻人的火花终于碰撞到了一起。师傅也是开明人，同意了这对年轻人的姻缘，舒畅和金花走到了一起。

婚后，他们生下一个美丽可爱的女孩，大大的眼睛，乌黑的头发，一笑起来两个深深的酒窝，成为夫妻俩的掌上明珠，生命的寄托。女孩很争气，从小学一路考上大学，大学毕业后进入省城的一家金融企业，收入尚可。舒畅对着金花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：“这下，好日子总算开始了。”金花笑了，笑得那么灿烂。

一天午后，已经重新择业的舒畅接到电话，说金花在机床边晕倒了。舒畅连忙放下手中的活，骑着电瓶车飞奔过去，见到金花时，她已不省人事，同事叫来的120车也赶到。舒畅陪着金花直奔省城医院。经过几天的抢救后，金花暂时脱离了危险，医生告诉他，金花得了极为罕见的脑血管雾化病，即使治疗效果好，也会落下终生残疾。

有时候，真的祸不单行。这边金花还没痊愈，在舒畅的精心护理下，只能每天下床搀扶活动半小时。那边，可爱的女儿又因为白血病住院。舒畅得知后，如炸雷轰顶，一下子就晕了过去。醒来后，他痛哭：“老天呀，我是一个好人，与世无争的好人，一生只想过个安稳日子，为什么这样对我，是我前世做孽吗？”经过几个月后，貌美如花、前程似锦的女儿还是没能抵挡病魔的吞噬，一枚含苞欲放的花朵就这样令人割腕痛惜地过早凋零。

如今，清晨或者傍晚，在小镇蜿蜒伸向东北的街头，看到一对年过半百的夫妻，或者相互搀扶，或者男人推着轮椅上的女人，那一定是舒畅和金花。舒畅手里拿着一根苦瓜，逢人便说，这种瓜“不传已苦与他物”，我不会把我苦难的人生传递到任何人，世上的苦是有数的，我已经吃了不少苦了，但愿这苦都让我吃了，他人不再吃苦。

秋风起，芦稷甜 ■ 江苏南通 彭涛

第一次见到芦稷，还是在二十多年前。那时候我大学刚毕业，从洞庭湖平原来到长三角地区的一所学校里工作。

中秋节过后学生返校，我看到很多孩子手里都提着一捆绿色的棍子。那些棍子像甘蔗，但是比甘蔗细一些；像竹子，却又不如竹子那般翠绿。同事告诉我，那叫芦稷，是高粱的近亲，吃法与甘蔗类似，是一种生长在长三角地区特有的零食。热情的同事还拿了几根让我这个外地人尝尝鲜。我小心翼翼地张嘴撕开芦稷外面的那层青皮，里面是白色的茎，放到嘴里咬，和甘蔗一样甜，但比甘蔗更脆，还多了一种甘蔗没有的清香。尝到甜头后，我开始大快朵颐，吃完一根，又来一根。突然，白色的芦稷茎上出现了鲜红的血印，接着就是嘴唇火辣辣的刺痛。同事见我一脸狼狈，哈哈大笑说：“看你狼吞虎咽的样子，就知道你会吃苦头，芦稷好吃，但它的皮比刀子还锋利，一不小心就会划破嘴，吃的时候千万要当心！”我责怪同事不事先提醒我，而同事却笑我吃相太丑。

之后，我逐渐学会了吃芦稷的技巧，也了解了芦稷的生长习性。

芦稷常见于长三角地区，尤其南通、启东、海门、崇明为多，属禾本科高粱属，是高粱的一个变种，学名糖高粱。春末夏初，人们把它种在房前屋后，种在田地地头。它的生命力泼辣顽强，不需要肥沃的土壤，也不需要精心地呵护。经过一个夏天的茁壮成长，秋风起时，它已顶着黑红黑红的穗子，在风里招摇着成熟的风韵。这时候，嘴馋

的小孩便央求父母拿来菜刀，从根部斩断芦稷，剥去叶子。讲究一点的人会把芦稷斩成一节一节的，不讲究的便拖起长长的一根竿子从根部开始撕皮。不一会儿，地上满是芦稷的皮和残渣，衣襟上也留下了芦稷汁难洗的印渍，而脸上却是享受甘甜后满足的笑容。

在当地人口中，芦稷是一种生得很“贱”的东西，只要有一小块土地，它就能茁壮生长。我以为，这不能叫做“贱”，而应该称之为朴素亲民。芦稷的这种优点，像极了勤劳善良的普通劳动者，因而深得人们的喜爱。据说几百年前，长三角地区是一块荒无人烟的沙洲，最初来到这里的人们凭着顽强拼搏的精神意志，围田垦荒，才有了今天的沃野千里。眼下秋天已至，丰收在望，人们在辛勤劳作之后，坐在田边地头啃上几根甘甜清口的芦稷，顿时觉得身心熨帖，神清气爽。这样的美食，怎能不叫人喜爱呢？

如今，尽管人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富裕，现代物流业也一天比一天发达，无论你想吃什么东西，都不是奢望。但芦稷作为长三角地区特有零食，依然深受当地人的喜爱。不少外出求学、打工的人们，出门总要带上一捆家乡的芦稷。在他们心中，芦稷已经成为记忆里不可磨灭的故乡烙印。而我这个在长三角地区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外地人，也早已爱上了芦稷的味道。我爱它的甘甜清口，也爱它的泼辣顽强，更爱它的朴素亲民。

眼下秋意渐浓，正是芦稷甘甜的季节，想到这里，我禁不住又口中生津了！

书评



跨越时空的美

■ 安徽合肥 左慧

从秦汉到唐宋至明清各代，园林营造活动绵延不断，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体系，并对东亚和西欧的园林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为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化多样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21年6月出版了《中国传统造园技艺》，该书是2020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《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丛书》（第二辑）的分册之一。作者是刘托，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，建筑艺术研究所名誉所长，中国工艺美术馆原常务副馆长，博士生导师。他长期从事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、建筑与环境艺术设计、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统村落保护工作。该书分为六个章节，分别介绍了中国造园史略、传统园林的功能与价值、园林类型及风格特征、造园技艺之立意布局、造园技艺之景观经营和造园技艺之景物营造。该书的出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，是园林爱好者们不可不读的图书。

正如书中所言：“中国古典园林是一种既摹绘自然又超越自然的园林艺术，其景观特征是将万木争荣、百鸟争鸣的大自然浓缩于一园，通过概括与提炼，将大自然的风景再现于园林之中，并在园林中创造出各种理想的意境，从而形成了中国园林所独有的写意特征。”中国古典园林历史久远，形式多样，文化内涵丰富，已成为中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中国古典园林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，不仅是一门建筑学，更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，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独树一帜的一部分。该书在分析中国造园历史发展脉络的基础上，重点分析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紧密联系，让读者不仅可以欣赏美丽的园林，更了解其背后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。可以说，该书让园林爱好者知其然，更知其所以然。

中国古典园林是一门综合性艺术，将传统文化中的诸多样式体现其中。细细品读该书，读者可以领略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、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。翻开图书，跟着作者的描述神游各种园林，读者不仅可以观其貌，知其神，悟其美，还可以鉴赏诸多跟园林紧密联系的诗词、绘画、传奇故事等。当冷冰冰的建筑与充满人文性的内容结合，它就有了神韵和灵魂，不再苍白而空洞。通过该书，读者可以领会到古典园林中隐匿的、超越时空的神韵和抽象的精神。日后，漫步于拙政园、随园、留园等景点中，我们就可以获得一种自然而然的亲切感，身在现代，却可以与古人对话。

这本书既可以填补建筑学的知识盲点，又可以提供多重的艺术领悟，值得放在手边随时阅读。鉴赏中国园林，领略中华文化。它具有特殊的跨越时空的美。